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戊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奴才等於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俄夷播弄是非。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等因。欽此。奴才等謹遵

訓示。相機辦理。至夷船十餘隻。停泊北塘。並近日夷情。已於本月十三日。恭摺馳奏在案。十三日自辰至申。陸續駛來夷船。約有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十里。礮臺瞭望。甚爲真切。是津沽之防。萬分吃緊。各營步

隊馬兵分守。原不為厚。所恃者。營壘布置嚴密。濠塹數道。堪能抵禦。馬隊三千餘名。分劄營城大沽及海河二道西岸地方。若該夷分股同時併進。非但馬隊不敷抵敵。即步隊防守營壘。亦覺單薄。海口為咽喉重地。天津為

京師屏障。均為緊要之區。自當慎之又慎。連月據山東坐探報稱煙臺人馬槍礮。多已上船開行。所存無多。不准有人窺探。似係空營等語。其為全數前來大沽。已可概見。事已緊迫。不及恭候

批摺。奴才僧格林沁業經劄飭克興阿將熱河密雲官兵各五百名。八旗漢軍官兵八百名。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留於津郡。

又運司崇厚統帶。協同兵勇防守。其餘馬步官兵。全數前
來大沽海口。分駐兩岸。並經劄行增慶。派撥馬隊五百名。
令蘇克津管帶。星夜前往蘆臺駐劄。以資堵禦。再查大沽
迤南二百里之大口河。係山東地方。道光二十一年。奴才僧
格林沁曾往查看。現又復經派員覆勘。該處雖係岔河上
哨。舟楫不通。但平日商船進口。可行六十里至洼子莊地
方。若自洼子莊登岸。至羊兒莊。係屬赴津大道。設使天津
有警。
京師必致震動。是此路之防。較之青縣尤關緊要。亟應豫籌
馬隊。以備臨時截擊。且羊兒莊一帶。地勢平坦。馬隊馳騁。

最為得力。海口夷船雖到百餘隻。現惟晝夜施放大礮。其意不過希圖威嚇。此外尚無動靜。究不知額噶二酋曾否到來。此時未便派員前往查探。該夷船隻既多。聲勢必大。而其志必驕。若即派員前往。該夷更生輕侮之心。前派營弁赴咪夷大船。曾有一南省人。向該弁聲稱。暎咈兩夷之意。總須先戰後和。自係該夷等平日素有此議論。查上年夷船甫經到來。即有舢板近岸。投遞照會。此次夷船已到多日。毫無信息。足見該夷驕滿之極。此時斷非言語所能理喻。仍應鎮靜以待。或咪夷照會前來。即當乘機轉圜。十三日。贊恒稱派千總馮恩福。送給咪夷食物。因風浪不順。

尚未回營○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恒福奏夷船連檣而至○津沽防守喫重一摺○夷船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十里○僧格林沁調派馬步官兵○分劄各路○並於堘子莊地方○豫募馬隊○以備臨時截擊○布置諒已周密○上年英夷敗至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經僧格林沁督兵轟擊○大獲勝仗○該夷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復調集兵船○聲言水陸並進○意圖報復○實則以兵脅和○勞崇光○薛煥○均探該夷有議和之意○咪夷又欲從中調處○是英佛兩酋不主戰○已可概見○今該夷船隻○既在攔江沙外停泊○不可遲延多日○即著恒福○派委妥員○詢其來意○並先行照會

該酋。令其照咪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如該夷等。給與該酋照覆。雖詞氣傲慢。而其欲和之意。若微露端倪。該酋即可乘此機會。反覆開導。令其漸就範圍。若謂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不知上年該夷挫敗。其辱已甚。此次先行委員給與咪佛咪照會。正見中國寬大。並非畏懼求和。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雖已周密。聲威亦為該夷所畏。原不難使該夷再受痛懲。惟念決裂之後。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雖圖快於目前。而遺患於將來。又何忍沿海居民。遭其荼毒。恆福身任地方。尤當仰體朕心。不可因海口設防嚴密。仍存先戰後和之意。該督於接奉此旨。總須以撫局為要。不得畏難自阻。致負委任。所有如何

照會該省之處。即著恆福妥籌。速行辦理。不可稍存成見。有誤

大局。

乙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十五日。

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諭旨。荷蒙

訓示。臣等敬謹聆悉。相機辦理。十五日。千總馮恩福同營稟稱送

咪夷食物。該夷全行收領。回送臣恆福洋酒二箱。該夷聲

稱。暎咈二夷。即欲占踞北塘。抄襲大沽後路。此外並無言

語。是日未刻。瞭臺瞭望。見有夷船三十餘隻。懸掛紅旗。煙

氣沖空。乘潮駛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馬匹登岸。占踞村莊。查上年原令該夷赴北塘會面。該夷堅執不肯前往。本年船隻甫經駛至。即向北塘河口停泊。是其有心占踞北塘。已可概見。奴才等早經劄飭該管地方官。飭令該管居民即為遷徙。見在多已搬移。僅有零星小户。該夷既經登岸。占踞村莊。或戰或和。難以豫定。奴才等業經飭派馬隊。遥為屯劄。儻該夷結隊前進。或直撲大沽。或竟犯津郡。總俟離北塘較遠。再為截剿。不得先行迎擊。使該夷有所藉口。至該夷占踞村莊。意在以兵脅和。亦未可知。一有可乘之機。奴才恒福。即派員前往。問其來意。若該夷能照咪夷之例。少

帶從人。進京換約。奴才等惟有揀選次

諭旨。妥為辦理。儻該夷欲坐輪進京。並多帶從人。奴才等雖婉轉阻攔。該夷堅執不從。亦係起釁之端。奴才等自當設法理諭。以期消患弭兵。現令千總馮恩福送給咪夷照覆。應俟回營。咪夷有無照會。再行馳奏外。謹將奴才恆福給咪夷照覆鈔錄恭呈

御覽。再本月十三日。奴才僧格林沁劄調克興額帶兵來防該據稟稱已於本月十四日。由青縣啟程赴津。現又劄催星夜前來。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夷船在攔江沙外。諭令恆福先行照會該酋。

令其少帶從人。來京換約。本月據僧格林沁等奏英船三十餘隻。駛至北塘河口。夷人登岸。占踞村莊。恆福現已照會咪酋。轉約𠹭咈二酋進京換約。所辦尚為妥善。惟當接咪酋照會時。即應立時照覆。今𠹭咈既已在北塘登岸。始行照覆咪酋。已屬落後一着。儻咪酋不為即達𠹭咈。必至立起釁端。着恆福即趕緊分擬照會。徑行給與𠹭咈兩酋。其𠹭咈照會。不必提上年打仗之事。但告以汝等此次即到北塘。足見真心和好。有意換約而來。如願照咪國之例。進京換約。必代為轉奏。俟奉旨允准即可由此北上。咈國照會內。告以上年爾國並未助𠹭國打仗。大皇帝深為嘉獎。此次來至北塘換約。更可永敦和好。如此分別照

會。看其如何答覆。迅即馳奏。如該夷願照咪國之例進京。其坐轎及少帶從人之處。即在此內。不必專意提及。儻該夷必欲坐轎進京。亦不必過於阻止。但告以只可在城外坐轎。不必以此小節。致誤大局。以後照會。務須心平氣和。以禮相接。不必稍露用武之意。致該夷難以轉圜。是為至要。至大沽後路及天津郡城。著僧格林沁。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給咪唎𠻳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二十日。接到貴大臣照會。內稱貴大臣奉貴國之命。俟英佛兩國。抵北河洋面之時。將兩國不和之處。妥為調處等語。足見貴國篤念舊好。特令貴大臣

遠道而來。從中調處。深承美意。查上年暎國既係來換約。
何以又帶兵船而來。首先開礮。毀我防具。以致有傷和好。
我國
大皇帝寬仁厚德。原不欲用武。恐於兩國兵民有損。且於通商貿
易之處。更屬無益。今暎咈兩國之船。來集海上。或戰或和。
未知其意。如意在主戰。我國惟有整兵以待。儻意在議和。
又承貴大臣為之說合。自必平情論事。無所偏倚。北塘現
已撤防。既請代為轉達。按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並
請轉約暎咈二國公使。即日進口。擇地面商一切。為此照
覆。須至照覆者。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將委員暫辦團練並募勇設防。及臣駐劄韓亭。相機籌備緣由。恭摺具奏後。旋據委員董步雲稟稱六月初三日。該夷李通事。向巡檢嚴國材稱探。所有蹧蹋奇山所一片麥禾。速即開單。以便按畝賠償。所搶商船六十餘隻貨物。准其卸岸。速傳店鋪作保等語。臣查該夷前有六月初間水陸並進之說。嗣果於初五。初六等日。兩次裝載夷船十隻。向西行駛。經臣一面奏

聞。一面咨會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豫為準備。並即劄飭武定。利津。海豐各文武。統帶兵勇團練。嚴密防範在案。茲該夷復有賠償田

本價值。係卸商船貨物之語。其意似將陸續開行。惟由何路行走。殊難懸揣。正在飭探間。復據董步雲禀。以據嚴國材暗中探詢李通事究由何處起旱。李通事隱約其詞。似係徑由水路赴天津。已改從前由利津起旱之意。又據臣派往利津偵探差弁禀稱。利津海口。並無夷船遊弈。沿海州縣民團。亦各辦理整齊。互相保衛等語。臣思夷情譎詐。語難信實。即使前兩起船隻。不由利津行走。難保不聲東指西。覷我無備。隨後乘間竄入。現在利津一路。業已設防。萬不敢稍涉疏忽。連日又據各文武員弁稟報。初四日申刻。自東洋駛來火輪船一隻。由砣磯島南洋往西駛去。

初七日。煙臺夷人。將營帳席棚拆去一百餘座。同前到之牛騾器物。裝入船內。夷人與廣東人先後上船。約共九千有餘。初八日未刻。又有東南大洋駛來大輪船一隻。帶有搶來商船三隻。駛入煙臺海口。與昨日已裝人馬尚未開行各船。一處停泊。初九日。自東北駛來大輪船一隻。至大竹山島南洋。又折回往東駛去。未刻。煙臺口內。前已裝載器物之夷船三隻。輪船十九隻。陸續開行出口。由西北大洋駛去。並將前搶商船帶去。復將該夷前搭浮橋拆卸。新造之船。內一隻。於本日裝大輪船下海。即將人馬器物上船。現在煙臺口內。共泊夷輪等船二十隻各等情。臣愚該

夷折去帳棚。搬取器物。陸續上船。約有九千餘人。其勢實
甚猖獗。既已分起北駛。必由水路前赴天津。竊料天津大
沽海口。防堵極嚴。夷船未必便能近岸。但該夷以煙臺爲
巢穴。尚有留住船隻。誠恐挫敗之後。歸途擾忿。不免擾及
山東沿海各口。臣現嚴飭濱海各州縣。將團成民練。勤加
操演。復委妥員前往天津坐探。一得夷人消息。立即飛速
稟聞。必須先事豫防。庶可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文煜又奏。臣前奉

諭旨。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

開導。以弭兵端等因。欽此。臣遵即飛咨該委員等設法剴切曉諭。茲據董步雲稟稱。遵即會同登州中營遊擊劉鳳祥候補遊擊定順。馳抵煙臺。先遣巡檢嚴國材。往見該夷孟大將軍。說青州府董某等。有要言相商。必欲一見。孟酋云。有何事相商。無非到此探我軍情。嚴國材告以實非為此。以前月彼此晤談。二將軍有絕不驚擾百姓一語。迄今一月果然。言而有信。且欲奉勸息兵安民。貴國約雖未換。和好自在。茲因暎夷聲言打仗。天津防範甚嚴。貴國仍為暎國所愚。必然喫虧。致傷和好。此是董某等私意。並非奉委而來。將軍如願商量。不妨向董某告知。屬其轉稟巡撫代奏。

我
大皇帝聖量涵容。必然破格施恩。孟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總約到天津。只要轉過臉來。即刻就要上船。不候請見等語。並據探得該夷所謂三將軍者。仍住煙臺山上。稟報前來。臣思該夷孟酋雖不願見委員。而嚴國初一番對答。已將
聖意宣傳。據該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只要轉過臉來。是其懾我兵威之意。業已情見乎詞。惟現既裝載兵馬。分起開船北駛。實屬詭譎多端。仍飭在事文武各官。率同團練。加意備防。

硃批。知道了。

庚辰。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因金州夷船。聲勢較重。本省兵力無多。必須藉資團練。請

敕府尹景霖親督辦理。並各城盤獲奸細等情。由驛奏報在案。茲於六月十一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拏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鞫。以重人命。若直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欽此。

同日承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玉明奏續陳金州夷務情形等因。欽此。奴才遵即飛咨府尹景霖速赴蓋州。將南路各城民團。勸官紳實力舉行。

所有旗堡團練。即由營會同該府君認真督辦。其備調官兵。擬即全數調出。查省南適中之地。惟青石嶺熊岳二處。係金州陸路。徑越復州直奔省城必由之路。最為扼要。且距金稍遠。俾該夷不知底細。若令偪近。致生疑忌。現派副都統銜協領常陞統帶馬隊五百名。馳赴熊岳駐劄。並派協領尚安統帶步隊兵一百名。在青石嶺一帶駐劄。消息相通。聲勢聯絡。各於要隘嚴密設伏。以期有備。近接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青泥窪大孤山等處。自五月底至六月初間。續到輪夷船二十六隻。陸續駛出外洋者二十一隻。現在各口停泊。實有輪夷船一百三十五隻。其

大小孤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岸上所搭帳房布棚。以及所卸馬匹槍礮器械。現經該夷全行撤去。撤運上船。住艙大孤山帳房二百餘架。馬一百餘匹等情。復據差弁探得該夷因不服水土。人馬傷斃甚多。且聞添兵練勇。恐我乘隙攻勦。現將岸上帳房器械。全行撤去。夷人俱已回船居住。其大孤山等處輪夷船隻。連日向青泥窪口外挪移較遠。亦多有駛出外洋者。不復演陣操兵。肆行無忌等語。奴才查該夷人馬漸已收撤回船。難保非會齊赴津。逞其兇悍。況夷情叵測。尤宜加意籌防。妥為布置。水路則沒溝營。田莊臺與內河一水相通。最為喫緊。現飭牛海旗民地方官。

飭同本處紳商將沒溝營舖團二千勤加習練藉資抵禦
並飭田莊臺兩岸三營將弁操演槍礮晝夜巡防其各城
旗民團練俟景霖到防時與營會同趕緊勸辦務使各處
村屯旗民連為一氣與陸路設防官兵相輔而行以壯軍
威而資抵禦水路衝要現已節節設防所拏奸細廣匪應
即會飭旗民委員悉心研鞫俾無枉縱審訊得實遵
旨即行正法一面仍飭各該地方官實力查拏務期盡絕根株以
清內患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查探金州夷情一摺據稱大小孤山青泥
窪大魚溝等處岸上夷人所搭帳房及馬匹器械逐漸收撤回

船。駛出外洋。難保非會齊赴津等語。連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報。夷船一百餘隻。駛至大沽海口攔江沙外。近復有夷船三十餘隻。由北塘登岸。盤踞村莊。自係由奉天山東一帶。連檣而至。疊次諭令僧格林沁嚴密防範。並諭恆福先行派員詢其來意。並照會咦咈兩國。令其照咪國之例。進京換約。如該夷藉此轉圜。即可不煩兵力。惟此時戰撫之局。尚在未定。設該夷復至金州等處。該將軍仍當不動聲色。密為防備。不可貪功挑釁。致誤撫局。如該夷結隊深入。有滋擾情形。方可相機堵截。亦須作為百姓不容。不可露出官兵打仗。使該夷無所藉口。前諭玉明會同景霖辦理旗民團練。該府尹諒已早抵蓋州。著即迅速舉行。以

賚捍衛。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十七日卯刻。千總馮恩福回營。持有咪夷照會。其意似已無法辦理。並向該弁聲稱。北塘現有廣匪五千名。黑夷三千名。即欲抄襲大沽礮臺後路。卯刻。探差稟報。北塘夷人出隊。約有數千名。並人拉馬駕車礮數位。直向唐兒沽營壘攻撲。奴才等在礮臺瞭望。該夷槍礮連環。絡繹不絕。當經德興阿帶同侍衛明安。阜明阿。托倫布。德成。佐領舒通額。參將常善保。帶吉林。黑龍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歸化城馬隊官兵。迎頭抵禦。至午刻。該夷始行回村。我兵受傷三名。受傷

馬數匹。馬步夷匪。均有傷斃。此日之戰。因該夷結隊。出村
十里以外。意圖攻撲營壘。不得不整隊抵禦。該夷既已回
村。奴才等仍擬給與咪夷照會。令其轉致唤咈二夷。弭兵和
好。惟既經接仗以後。詞句之間。未便再事輭款。謹將咪夷
照會。並奴才恒福復又給與咪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咪夷照會內稱。唤咈兩國。即欲交
兵。旋有夷匪結隊出村。意圖撲犯一摺。咪夷照會恒福。有業已
無法之語。是該國不能從中調處。該督仍給與照會。令其轉致
唤咈兩夷。弭兵和好。措詞頗為得體。惟咪夷既有推諉之意。自

應徑行照會暎佛兩酋。示以中國寬大。或可稍知悔悟。此次該夷出村撲犯。業將擊退。在我給與照會。並非示之以弱。迹涉求和。在該夷懾我兵威。心存顧忌。正可乘此據理曉諭。使之知感知懼。着恒福仍遵前旨。迅速分別照會暎佛兩酋。令其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並須心平氣和。如此次照會咪夷措詞不激不隨。曲為開導。但不必提及打仗。使該夷無可藉口。僧格林沁調度有方。不患不獲勝仗。所慮該夷敗後。揚帆遠遁。不但各海口地方。不能安靖。即大沽之防。不能遽撤。夷務迄無了期。究非萬全之策。前降諭旨。已極詳備。諒該大臣等。必能仰體朕心也。

咪唎堅照覆。

為照覆事。現接貴部堂本月十七日來文。閱悉。

貴國與暎咈兩國。現在不幸。所有不平之端。其曲直是非。本

大臣不能與貴部堂評論。緣本國與

貴國素日和好。與暎咈兩國亦無少異。儻能將各紛爭之事

妥為調停。豈不欣然樂為乎。奈實係不能。今惟有按照貴

部堂所請。將來意轉達兩國而已。相應照覆。須至照覆者。

給咪唎嗹照覆。

為再行照覆事。照得本月十七日。接到貴大臣照覆內稱

暎咈兩國爭持之處。此時業已無法。可請兩國公使照來

文辦理。只恐未接該文之前。兩國已先交仗等語。本督部

堂湖查八年之役。暎國傷我將士。毀我礮臺。兵船駛至天

津。

大皇帝愛惜津郡數十萬民生。深懷大德。不拘小信。是以暎國任

意要挾。暫如所請。惟定擬條約。亦應彼此相商。方為定準。

豈有倚仗兵威挾制之理。至於九年既是換約。只須用船

一二隻前來。何須帶領兵船士卒如許之多。我國於暎咈

兩國船到之時。先與照會。屬赴北塘換約。乃並不答覆。遽

然蜂擁海口。先行開礮。彼時計我國兵力。不及暎國十分

之一。而水陸均能獲勝者。實因暎國欺我太甚。以致暎國

自取挫失。而我國

大皇帝寬仁大度。仍
欽派大臣前赴上海。辦理通商。以全舊好。是我國之不欲用武。想
各國皆能盡悉。我
大皇帝廣大懷柔之意。昨聞㘆咈兩國到來。我國即將北塘防兵撤退。以為登岸議和地步。不料來至海口數日。並不照會我國。忽於十五日水陸並進。率眾登岸。占踞北塘村莊。居民惶恐。十六日。遂行用兵列陣。我國未肯即行前去迎戰。十七日。彼軍又復對陣開礮。我國不得不為抵禦。然仍飭帶兵各官。只許迎敵。未許進攻。仰體
大皇帝寬容之意。欲敦舊好。惟是為戰為和。不能並用。若本意在

和。何須故意用兵。以為要挾之計。儘可約期相見。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實為省事。若暎咈兩國。一定主戰。我國水陸均有設備。現雖占我北塘。不難督兵攻擊。但恐暎咈兩國再有損傷。此後難以和好。數日以來。我國之退讓留情。不為不至。貴大臣既係為好而來。將此意轉達暎咈兩國。趁此時彼此均無損傷。收兵息事。仍照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以全和好。則各國商民。均受其福。若貴大臣不為轉達。而暎咈兩國。亦未能操必勝之權。彼時再有損傷。恐貴大臣難以對暎咈兩國。亦非與暎咈兩國真相好矣。茲定於三日之內。暎咈兩國如無回信。我國惟有主戰而已。

且陸路用兵。非同水面。如英咈兩國。不知我軍容讓之意。仍復恃強。我國主將。自有調度。儻英咈兩國士卒。再經挫失。不但於和議一局。轉多窒礙。即英咈兩國公使。亦難於回國覆命也。相應再行照覆。須至照覆者。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匪由北塘結隊出杖。意圖撲犯。經我軍擊退。當諭令恆福。分別照會英咈兩酋。令其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以冀夷情就範。旋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連檣而至。原屬意存叵測。不可不嚴為之防。僧格林沁恐一意主撫。以致懈我軍心。所慮尚是。惟恆福身任地方。撫事責無旁貸。

且十七日之戰。既已擊斃夷匪五十餘名。以後該夷並無動靜。未必非候我給與照會。藉此轉圜。此機斷不可再失。總當遵奉疊次諭旨。照會該夷。不可任令委員藉口風浪不順。畏葸不前。儻再貽誤事機。致令大局決裂。惟恒福是問。該督專辦撫局。務當心平氣和。妥速辦理。此時先行給與照會。並非求和。因去歲該夷既受懲創。今番先行照會。不但不為示之以弱。尤見中國寬大。並可看其如何舉動。是以屢降諭旨。令恒福遵辦。若一經開仗。則荼毒生靈。滋擾海口。儻仍不受撫。結怨愈深。後患終無了期。亦非萬全之策。該督總當仰體朕心。曲為開導。以顧大局。是為至要。若坐失機宜。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竊查前奉

諭旨。張家口遠近一帶。現在有無俄夷居住。及夷衆若干。一併詳查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當即派員查辦。曾將拏獲關四並查明元寶溝地方情形。奏蒙

聖鑒在案。彼時由口內揀派委員。自東取路。劄飭頭臺參領。自西取路。今在草地二三百里內外。分途詳查去後。茲據駐防驍騎校興福。候補驍騎校多毓稟稱。查得草地蒙古游牧。安堵如常。一路行抵黑城子白城子等處。詳加履勘。並無俄夷隱匿形跡。詢訪附近蒙古。僉稱去年六月。俄夷回國後。至今並未復來。游牧地方。亦無敢藏該夷之家。惟查得

白城子東南三四里間。有新石鑲嵌舊甎臺一座。高不及二尺。寬不及二尺。臺上四面。分立石碣四塊。每碣高二尺餘。寬一尺餘。四碣均已傾倒破碎。碣文係分四體鐫刻滿蒙漢俄羅斯字跡。因向牛羊羣牧中蒙古人濟里克札普詢問。據稱此處甎臺。原係遠年舊有。去年該夷換班來後四圍添砌石堦。安設石碣。其內有無埋藏。從來無人知曉。復向詢及石碣既係上年所立。何以均皆損壞。據稱上年五月間砌立後。六月即值雷雨連次。其後有收放牲畜之人。即聞互相傳說。俄夷所立斷碣。均經破碎。至於如何損壞。實不知情。當將斷碣收拾一處。各就字跡擺對成文。其

內夷字一碣。約碎八九塊。滿蒙漢三碣。各有十數塊。就彼查勘情形。臺之對面南山高處。堆有滕瓶一座。係蒙古部落有關風水之件。今此四碣均經破碎。應係蒙古人慮傷風水。有意敲殘。諉諸雷雨之說。此外別無可疑。其碣皆係細石。並非本口所產。已將滿蒙漢碣各照鈔三紙。夷字碣文。因不能鈔。只得刷印呈報前來。又據參領達木林札普稟稱。遵飭密派親信。在遠近地方一帶訪查。並無夷人蹤跡。惟聞今年自二三月以來。每見民人。或三五人一起。或十數人一起。攜帶軍械。由民界中東西分走。其口音形跡。多似關南僕撮。竊劫盜犯。均未可知。附近蒙古。卻無容留

藏匿情事等語。呈報前來。案查前於五月間。據參領報稱
見有由臺行走騎馬賊匪四十餘人。每人身背鳥槍。各佩
刀矛。語音俱係關南之人。追往查拏。已分東西兩路逃逸。
呈請通飭一路兜拏時。當經通行各旗各營。張理獨石多
倫。三廳。照會口北道。咨行綏遠城將軍。歸化城副都統。山
西巡撫。一體飭屬兜拏。並於訪查元寶溝情形後。將委員
路遇可疑之人數起。復經尋劄張理廳查拏。並移咨直隸
總督各在案。詳覈情形。近年盜案本多。又多起自吳全榜
認墾地畝之內。緣前項地畝。周圍約廣百里。間已結舍成
村。且係招來無業。藏奸匿匪。勢所必然。第惟當隨時密訪。

移咨地方大吏。以期靖謐。謹將鈔來碣文三件。另行恭錄。

並倒碣文。一併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慶昀奏查明口外現無俄夷潛匿情形一摺。口外地方。經慶昀派委驍騎校興福等。前往草地及黑城子白城子等處。詳加履勘。並無俄夷藏匿形跡。附近蒙古。亦僉稱俄夷去年六月回國後。至今並未復來。惟此後難保無該夷潛來寄跡。仍著該署都統隨時嚴密訪查。毋令在該處藏匿。至口外地方遼闊。盜匪每易潛蹤。既據該署都統訪有自二三月以來。盜匪多起。攜械由民界中東西分走之語。並有該參領呈報。騎馬賊

匪四十餘人。由臺行走之案。著該署都統即行嚴密查拏。務須迅速緝獲。毋令日久遠颺。其吳三即吳金榜一犯。仍著妥速密拏。解京審辦。

癸未。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六月十一日。接奉寄

諭。遵即調兵擇要設伏。咨會府尹舉行團練。並查探夷情。已將岸上人馬帳房器械收撤回船。恐其移櫂赴津。一面飛咨天津大營。豫作準備。於十三日由驛奏報在案。旋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紅土崖。大孤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停泊輪夷各船。連日陸續出口。都共有九十餘隻。俱

向西南洋面駛去。現在青泥窪大孤山二處。僅勝輪夷船四十一隻。大孤山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等情。迭報前來。奏查青泥窪等處。輪夷各船。自五月底。至六月初旬。陸續出口者。已有一百餘隻。均向西南大洋駛去。自係麕聚津沽。欲作脅和之計。第夷情叵測。難保不去而復來。況大孤山。青泥窪二處。尚有輪夷船四十餘隻。而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該夷留此。或係聽候天津消息。藉以牽制我兵。陰謀詭詐。反覆無常。尤應鎮靜嚴防。以觀其變。現經奏飭令田莊臺兩岸、三營。以及金州濱海口岸。一體加意巡防。以期有備。

硃批。知道了。

甲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八日。恭奉上諭一道。奴才等敬謹聆悉。查該夷十七日出隊退回之後。即有夷船數隻。駛進北塘河口。距營城礮臺。僅止數里。先經奴才西凌阿將火攻木筏備齊。列於河內。該夷瞥見。即行回駛。匆迫之際。擱淺輪船二隻。即有夷人多名拖拉。乘潮駛去一隻。仍有一隻。至今不能移動。十九日亥刻。奴才西凌阿據佐領定安。防禦連喜。來營稟稱。是日午刻。擱淺船上夷人二

名。由北塘北岸登岸。各執白旗一面。上寫免戰二字。另有摺疊白布一塊。經定安等查問來意。並有無公文。據稱並無公文。惟馬隊站列太近。恐被船上礮火傷損。致失和氣。如彼此有派人來往之事。務須手執白旗。必不致損傷等語。經定安等答稱。河內船隻。即當早些出口。你們占踞北塘。該處逃出民人深為痛恨。屢要用大焚燒船隻。俱被總督阻止。儻一時阻擋不住。致有損傷。反為不美。該夷無可回答。即將摺疊白布。擲於地上。據稱留作往來之用。旋即回船。定安等見摺疊白布上。有漢夷字跡。回明芬西凌阿送呈來營。二十日未刻。守備邱瑞祥。千總馮恩福。回營。持

有咪夷照會。查閱來意。雖係推諉。仍允轉致咦咈二夷。邱

端祥等。目覩該夷令人鈔錄。分送各船。咈等公同商酌。咦

夷既已送到白旗。雖不可恃。究係該夷先已自屈。擬即照

會該夷。定期會晤。此次照會。即派定安等。送赴該夷擱淺

大船。如船上夷人不敢擅收。即令派人同出海口。徑往嚬

商船。覓至該夷詭詐百出。其免戰二字。難免非慢我軍心。

乘我不備。伺隙搶擾。當經傳飭馬步各營。加意嚴防。不可

稍涉大意。謹將咪夷照會鈔錄。及免戰白旗式樣。一併恭

呈

御覽。再克興阿。於十七日到防。所有馬步官兵。分撥營城及大沽

兩岸。協同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英夷送來免戰白旗。擬即照會。令其定期會晤一擺。並將照會及旗式各件。鈔錄呈覽。覽奏俱悉。夷船於駛進北塘河口後。瞥見火攻木筏備齊。即紛退回駛。以致輪船擱淺。其船上夷人二名。上岸各執白旗一面。上書免戰二字。另有摺疊白布一塊。據稱須留作往來之用各等語。此即夷人先已自居。顯有就我範圍之意。此機斷不可失。恆福所給英夷照會。深得大體。惟佛國亦有兵船在津。雖未答話。未便置之不理。亦須一律給與照會。不可專給英夷。致令有所藉口。日內該夷或有照會。或與該酋晤面。務須迎機而導。不必

責備其去歲開仗之非。即可向該夷告以援照咪夷之例。減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設或該夷另有條款。及格外要求。無論如何為難。恆福斷不必當面駁結。亦不可故作刁難。惟當允其即為陳奏。若在北塘議和。稍不遂意。必有變更。總不如准其進京商議為妥。尤不可令該夷稍生疑慮。方能就我撫局。如願來京換約。即與該夷約定日期。迅速具奏。諒恆福必能仰體朕心。不避艱難。妥速辦理也。現在撫局尚未大定。僧格林沁仍當督飭馬步各營。加意嚴防。不可稍涉大意。

乙酉。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稱查黑龍江城。自挑派餘丁屯防去後。夷情稍見安戢。前

據署副都統愛紳泰報稱。三月初五日。據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文稱。因通商貨少酒多。夷人飲之。多病致斃。請禁換酒。奴才等當經飭覆。該署副都統乘機與約。並禁換一切貨物。藉以杜其接濟。該夷目始猶狡賴。繼恐禁其通商。乃具文答稱。因該處有遣犯嗜飲。暫請嚴禁換酒遣犯。該署副都統以該處遣犯換酒。商人無由識別。且因該夷人等常有赴城鄉行走之事。終恐其藉端狡賴。未便允其所請。復與之約。禁止換酒。必須並禁各物。並此後無事。不准夷人任意再赴城鄉遊玩。否則必須罷其交易。以免生疑滋事。該夷目始俱遵依。嗣據卡官報稱。上年開地夷人。復來種

參。不但攔阻不聽。更欲添開新荒。驅之不去。復派員往見布色依。責其無理違約。據布色依答稱不知。即當傳諭不准再往。嗣又行文及差通事前來面述。已將越界開墾之人喚回查辦。所種之地。任由平毀。又據愛紳泰報稱。十月十七日。有夷官三名。帶領通事。乘坐大船。到城求見。執禮甚恭。據通事聲稱。該夷一名瑪克什莫幅。乃該王近侍之人。其二人俱是三品夷官。該王因不理斐岳幅回國稱述安設夷居之處。地土豐富。俱有出產。差伊等前來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至東岸。查看安置夷居一帶地方。伊等自該國啟程。直至海蘭泡。所過地方。悉心踏勘。並有出產稀

罕之物。當向查詢木酋行止。該夷答以既差伊等來查。大約俟等回國之際。不能令其前來。該署副都統隨向之開導。以吉林民人公遞稟呈。因綏芬烏蘇哩。不與俄國連界。強被占居棲止。心甚不甘。若不早為撤回。眾怒難犯。勢必致傷和好。實與汝等無益。該通事轉述瑪克什莫幅之言。該國王已另派三品夷官伐什克勒雅呢。曉示居夷安靜守法。不准滋事等語。旋即乘船下駛。又據覺紳奉報稱。六月初一日。夷目奇薩羅陽帶領夷人七名。乘船下駛。便道至城求見。口稱前往烏蘇哩。該署副都統用言開導阻止。並曉以該處地方民居數萬。不容非往年可比。該夷目又

稱仍赴崎咭各等情。先後呈報。查該夷變詐多端。耕作等事。一經理論。輒即允服。較之上年似稍斂戢。至其所稱該國王派員往查木酋行事。並木酋暫不復來暨奇薩羅幅不赴烏蘇哩等。均尚未可深信。於開江後。陸續共由上江下駛人船十餘次。計大小船二百餘隻。水彈三百餘串。並各船裝載木箱數十件至百餘件。口袋數百條至千餘條不等。六月初四五六等日。由上江下駛夷船四十四隻。木彈六十二串。械號五十九隻。夷人一千零五十餘名。大小木箱一萬餘件。口袋三萬餘條。卞員詢之。輒稱前往崎咭闊吞等處。搬移眷口。運送口糧等語。除隨時劄行該署副

都統嚴飭城鄉團防餘丁及各要隘卡倫勤加操練嚴密巡查以防該夷謊詐滋事外並咨行三姓等處一體嚴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春夏夷情並開江以後過往人船數目一摺據稱夷人請禁換酒未經允許海蘭泡迤北地方有夷人前往開墾經委員往見該酋理論業經將墾地之人喚回查辦所種之地平毀夷酋瑪克什莫幅等來見經愛紳泰以綏芬烏蘇哩夷人必應撤回之語詳為開導所辦均尚妥協惟開江以後下駛人船為數不少且載有木箱萬餘件口袋三萬餘條據稱係前往奇咭闊吞等處搬移眷口運送口糧語涉掩飾難

於瑪信。恐於崎咭闊吞地方。亦有私墾地畝情事。該處係暫借給俄夷居住之處。豈容開墾荒地。為久安之計。且所借地方四至。亦應查明。以免侵越。着特普欽等。派委妥員。前赴吉林一帶。嚴查該夷於崎咭闊吞等處。占踞地面若干。有無私行開墾之事。並於松花江一帶各屯。密查該夷有無占踞開墾之處。務即據實奏聞。該署將軍不得因曾任吉林副都統。與景淳熟識。有關情面。稍涉徇隱。致負委任。再摺內所稱愛紳泰乘機與約。並禁換一切貨物。藉以杜其接濟等語。係屬正辦。然前經屢降諭旨。令軍民斷其接濟。今該夷既裹糧前來。已可概見。特普欽尤當嚴禁軍民。不准私行交易。使該夷無利可圖。庶不能作長久

之計。是為至要。

山東巡撫文煜奏。查濱海各口。設局抽收釐稅。經臣督帶印委各員。設法整頓。六期日有起色。乃自三四月間。英夷不靖。鋪戶大半遷避。各海口殊少商船出入。前據總局委員候補道呼震稟報各情。批飭照常查辦。不得藉詞懸擱。茲復據煙臺局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具報。福山縣煙臺口岸。尤為偪近。商賈裹足不前。局員在彼株守。徒多煩費。且面見該夷情形詭詐。更慮反顧滋鬧。隨於五月十四日。將稅釐局暫行撤回。姑俟事平再設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除檄飭照辦外。仍隨時嚴查。一俟夷兵退出。立即

循舊徵收。

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煜奏。福山縣煙臺口岸。逼近夷氛。商賈裹足。稅釐局委員。在彼株守。徒多煩費。暫行撤回。俟事竣再設各等語。煙臺稅釐局。原係收海口商賈之稅。並抽釐金。現在雖係該夷盤踞。難保無貪利商人前往。私行貿易。若內地停止抽收稅釐。恐該夷得以暗中取利。且夷船已多退出。與前數月情形。亦有不同。著文煜嚴密查訪。如該處尚有商人貿易。仍當抽收釐稅。以重課項。不得任聽該委員一面之詞。遽行撤回。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羅芬等。於本

月二十日酉刻。令佐領定安等執持照會。前往投遞。該員等二十一日卯刻。至該夷擱淺大船。面交夷目噶嘌吩接收。該夷目囑令定安等。二十二日早六點鐘時。在北塘北岸。候取回信。該員如約而往。噶嘌吩已在彼等候。並未持照會。令定安等同往大船。定安即令連喜回營稟報。定安同往北塘河內該夷大船。夷酋額爾金。伊國水師提督合姓。雖未明見其面。似已均在大船。言語之間。該夷深悔送給免戰白旗。但稱白旗係恐有傷中國馬隊。並非兩國說合歇息干戈。此外言語。無非誇耀現來船隻士卒礮火之多。並問海口官兵若干。礮位斤重。定安答以官兵二三千

名。大礮三四千斤。該夷因定安所答不實。亦不細問。催促上岸。問以照會。則稱有無尚在未定。如有隨後送至北塘北岸。定安因該夷並無照覆。無憑銷差。向該夷索要收到字據。經嗃嶪吩寫給說帖一件。二十三四日。在北塘北岸守候二日。該夷並未送到照覆。該夷故意刁難。現擬候至二十六日。如無信息。再行照會該夷。並一併照會咈夷。看其如何答覆。臣等查該夷此番之來。大張旗鼓。如此聲勢。仍望其仿照咪夷之例。由北塘進京。議和換約。終恐該夷斷不肯為。狂悖已極。勢必大肆猖獗。致死於我。若我兵力不支。不堪設想。儻該夷一經敗退。復又揚帆而去。非洩憤

於他處。即報復於將來。兵連禍結。何有了期。如該夷所稱。

上年在上海照會內稱。須撤去大沽防兵。兵船駛至津郡。

八年之約。一字不改。另有要求。亦應飽其所欲。斷無如此

辦法今日之事。實無兩全之道。惟有仰賴我

皇上如天之福。該夷肯由北塘進京。則辦理易於為力也。至奴才等

共辦一事。所有戰和機宜。無不和衷共濟。商酌辦理。奴才僧

格林沁奉

命督師。萬不敢稍有成見。致誤事機。戰和之權。操之在夷。業經詳

細陳明在案。現惟設法引導。使該夷及早就撫。如該夷出

村列隊。我兵僅可置之不理。仍遙為瞭望。加意巡邏。果係

深入。或抄襲大沽後路。或直撲津郡。節節上竄。萬不能不撥兵抵禦。仍將該夷驅逐回村。不必多有斬擒。以彰我

國寬仁大德。使該夷知感知愧。謹將噶嘜吩與定安說帖。恭

呈

御覽。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臣等二十四日。候至戌刻。未見該夷來言。當即奏報在案。二十五日丑刻。防禦連喜齎到嘆夷照會一件。查閱該夷情形。一味恃強挾制。誠如何桂清薛煥所奏。非言語所能轉圜。若仍以柔和答覆。該夷輕視中

國。已非一旦。勢必益長該夷驕悍之氣。其無理要挾。更將

無所底止。即使全行俯如所請。必將令我撤去大沽之防。一拂其意。仍不免決裂。至本年二月。嘵嘵嘶如何照會軍機處如何答覆。奴才等無莱可稽。至此次該夷已經扶遞照會。如何照覆。應否直斥其非。抑或按照該夷照會。悉如所請。伏候訓示遵行。奴才等揣度該夷如此聲勢而來。勢必決意用武。現惟嚴飭各營。加意嚴防。並嚴飭督帶馬隊各官。如該夷結隊出村。非深入撲擾。不得截擊。謹將該夷照會。鈔錄恭呈御覽。

僧格林沁等又奏。喚酋額爾喀陰險兇悍。異於常人。初則

占踞廣東省城。囚辱大學士葉名琛。繼而逞兇於海口。要挾於天津。種種狂悖。殊堪髮指。此時因我萬分艱難。是以四國同時而來。又欲肆其兇悍。其意欲使我兵不敢。長驅直入。城下之盟。任所欲為。言念及此。令人憤不欲生。似此情形。恐難輕於轉圜。勢將戰勝而僨和。或我卑詞厚幣而求和。飽其所欲。可免兵戈之事。否則無論如何引導。恐難就撫。若我防範嚴密。該夷無隙可乘。勢必他處滋擾。或占踞城池。或斷絕海道。使我百貨不能流通。甚至句結粵捻各匪。同時水陸並進。使我萬分危急。然後快其心意。勞簀料嚙爾噬之為人。看此番之來勢。當必計不出此。然人事

不得不盡。芬等仍當設法。竭力圖維。至於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結伴而來。肆意要求。上年甫經接仗以後。該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句引各國同時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據稱十五日係俄夷引路。占踞北塘。咪夷聲稱十七日之戰。俄夷亦曾協助兵力。是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前據潘志和所供。雖不足信。然京師北面之防。不可不慎。現在俄夷船隻。仍在北塘河外停泊。並無動靜。其意似有所待。前由軍機處由驛遞出俄羅斯氈包一箇。芬等暫存尚未發給該夷。至唊咈二夷。如有轉機。擇地會面之期。儻俄夷同來。應否准其會面答話。芬等未敢擅便。伏候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僧格林沁等奏唊夷接收照會。並未照覆。旋據奏稱。接得唊夷照會。鈔錄呈覽。並俄夷同來。應否准其會面各摺片。覽奏均悉。唊酋噸爾唫。既遞照會。雖語言要挾。並非專意主戰。亦可概見。此次不必直斥其非。亦不必言上年接仗之事。致該夷無所轉圜。但告以中國與爾國。並無必戰之心。噸爾唫係八年原議和約之人。此時前來換約。與八年原約並無不合。如有應行面議之事。大皇帝現派有欽差在京面議。汝等即可定期。由北塘進京議定為是。至本年二月。噴酋照會軍機處文書。及軍機處如何答覆。此處並不知悉。將來汝等到京後。自

可向欽差議論。如該酋取出嘖酋照會文底。及軍機處照覆。與恒福閱看。即告以此係嘖嘖嘶一面之詞。況八年和約。係嗰爾唫所議。今嗰爾唫到此。自應按八年和約辦理。嘖酋之事。本處既不知悉。更無須在本處提起。總須進京與欽差面議為妥。並照會咈夷。令其一同援照咪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不必令𠸄酋轉交。至俄夷播弄是非。句結挑釁。最為可惡。此時亦不必明言。並可照會咪夷。詢其前次中國信函。曾否向俄夷要回。俾該夷互相猜忌。至𠸄咈二酋。如願擇地會面。即或俄夷同來。毋庸阻止。恒福不必向其答話。再前俄夷所寄氈包一件。著即送去。並告知該夷現無應商之事。催令即行起碇。勿在

海口逗留。該大臣等辦理夷務。既能嚴密防範。又能設法羈縻。深合機宜。接奉此旨。諒必斟酌妥善也。

咦咭唎照覆。

爲照覆事。按據貴部堂於六月二十日發文內。以兩國如有應議之事。即願面會之說。本大臣閱悉。查凡有我國求妥各節。皆是我欽差大臣曾於二月間遵奉行文。照會軍機處各大臣。詳細知悉在案。今茲進兵之故。實因軍機處覆文。殊屬不妥。故此次我水陸二軍舉行。宜再申明。似此不能不有動兵之禍。雖本大臣亦以爲可惜。而來文並無貴國改意必定盡約之語。本大臣何得容行水陸二軍中止。

總署有

大清欽差大臣實奉其權。妥議行文前來。本大臣自宜細心查

照。惟有一事。

貴國定必通曉。是前文內開求要各議。此本大臣毫不可改

減。至

貴國所有欲與咈國會議通知之處。不便由本大臣轉致。應

宜自行知照大咈欽差大臣可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己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慶昀奏。口外草地黑城子白城子地方。並無

俄夷藏匿情形。當諭令該署都統隨時密查。現在俄夷船隻。在

天津一帶海口停泊。張家口外。為俄夷往來熟徑。此時雖無俄
夷藏匿。難保無內地漢奸。暗通消息。務當嚴密查拏。至元寶溝
地方。該夷前既有緊要之語。應如何防備之處。著慶昀不動聲
色。遴委明幹之員。密赴遠近一帶。時常查探。以便先事豫防。毋
稍大意。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本月二十六
日巳刻。夷人出隊。約有萬餘名。分兩路來撲。一向新河。一
向新河迤北軍糧城道路。我馬隊官兵。不及二千名。仍分
兩路迎敵。該夷礮車數十輛。繼之以火箭。一齊併發。馬匹
驚惶。兼之連日大雨。遍地積水。僅有一線道路。馬隊不能

抄擊。萬難支持。雖覺賊多名。究係衆寡不敵。現已退守唐兒沽。查該處距大沽僅止八里。惟有一河之隔。計先後派撥防兵二千名。並由大沽營壘撥往礮位。均交克興阿文祥發往唐兒沽濠牆。至該夷撲入新河村莊。旋即竟往唐兒沽攻撲。我兵俟其偪近。槍礮齊施。該夷未敢前進。於酉刻退回新河。奴才等推恐該夷由軍糧城節節赴津。已飭西凌阿派撥營城駐劄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馬隊。會合大沽南北兩岸馬隊。跟蹤追勦。天津雖兵勇數千名。均係步隊。僅能防守濠牆。奴才僧格林沁業經劄飭增慶將山海關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千三百名。交格綳額管帶。飛速前往

天津。擇要駐劄。以備截剿。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分股攻撲新河馬隊不能支持一摺。據稱二十六日。夷人出隊。馬步約有萬餘。分撲新河軍糧城。我軍因眾寡不敵。現已退守唐兒沽等語。唐兒沽距大沽僅止八里。為大營後路。最關緊要。著即嚴飭克興阿等扼守濠牆。不准稍有鬆懈。軍糧城為赴津之路。恐該夷一面牽制唐兒沽。一面由軍糧城上竄。必致我軍應接不暇。西淩阿防堵北塘一帶。是其專責。此次雖因眾寡不敵。馬隊不能抄擊。究係該都統未能奮勇抵禦所致。西淩阿派撥吉林等處馬隊。必須設法迎頭截剿。將該夷擊回。儻再有貽誤。該都統豈能當此重咎。僧

格林沁。現調山海關馬隊。前往天津駐劄。著即飛催前進。此時夷人撲入新河村莊。其勢甚張。該大臣惟當鎮定軍心。妥為調度。不可稍涉張皇。恒福辦理撫局。責無旁貸。不得因業經接仗。遂置撫局於不問。著仍遵前旨。迅速照會該酋。設法轉圜。以顧大局。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聞前因金州夷船大隊。駛去一百餘隻。恐其赴津尋釁。飛咨天津大營。豫為準備。於本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一日。

奉

上諭。夷人載馬北行。嚴密稽查私買馬匹等因。欽此。當遵即通飭

濱海各城。嚴禁居民。各將騾馬牲畜。立為收藏。以防夷人
搶擄。如有奸民私行偷賣。嚴密查拏。該本
密諭。自應通飭各屬。一體欽遵辦理。正在繕摺具奏間。准金州副
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青泥窪大孤山二處停泊輪
夷各船。自十一日以後。陸續出口者。又有三十二隻。俱由
南洋駛去。現在大孤山。僅賸輪夷船八隻。岸上仍有帳房
二百餘架。夷人二千餘名。馬一百餘匹等情。嗣查夷船大
隊半月以來。駛去一百三十餘隻。惟大孤山一處。留船八
隻。岸上帳房人馬。亦未全行撤去。或故為逗留。藉以牽制
我兵。情殊叵測。斷不敢因其船數無多。稍形疏懈。仍飭將

并嚴密巡防。並由驛飛咨天津
欽差大營暨直隸督臣。知照戒備。
硃批。知道了。
辛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八
日卯刻。該夷大隊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嚴密。隨向唐兒
沽攻撲。槍礮連環。相持兩時之久。該夷愈聚愈多。我兵傷
亡甚重。餘俱退回。賢等登時將浮橋拉撤。令潰兵均歸北
岸礮臺。現在南北兩岸。惟有竭力支持。能否扼守。實無把
握。

京畿一帶。防守極關緊要。伏乞
皇上迅派重兵。以資守衛。
硃諭。諭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現在大沽兩岸。正在危急。
諒汝有軍中。憂心如焚。倍切朕懷。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
京師。若稍有挫失。總須帶兵退守津郡。設法迎頭。自北而南截
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切要切要。以國家倚賴之身。與醜夷
拚命。太不值矣。離營後。南北兩岸礮臺。須擇可靠之大員代為
防守。方為妥善。朕為汝思之。身為統帥。固難言擅自離營。今有
硃筆特旨。並非自己畏葸。有何顧忌。若執意不念天下大局。只
了一身之計。殊屬有負朕心。握管不勝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懍

遵。此硃諭著載垣。端華。軍機大臣。公同閱看。附廷寄由六百里

加緊發去。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賊占踞。大沽兩岸。危在旦夕一摺。據稱該夷大隊。於二十八日卯刻。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嚴密。隨向唐兒沽攻撲。我軍相持兩時。傷亡甚重。餘俱退回。現在拉撤浮橋。今潰兵均歸北岸礮臺。以圖扼守各等語。唐兒沽既被占踞。夷勢自必益張。該大臣現以兵勇悉力抵禦。如果無可支撐。唯當設法酌撤。由該大臣等督帶。馳往天津。扼要守禦。以固京師門戶。至該大臣韜略素嫻。久為朕所倚。現在身膺重寄。惟當以大局為重。不可因目前小挫。致有損

遽之心。總當妥為調度。鎮定自持。以期挽回補救。是為至要。該大臣所寄載垣等信函。業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又

諭。前日據僧格林沁奏稱。夷人占踞新河。恐由軍糧城直赴天津府城。業令西凌阿派撥營城駐劄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馬隊。會合大沽南北兩岸馬隊。跟蹤追勦。本日復據僧格林沁奏稱。夷人已由新河攻入唐兒沽地方。大沽礮臺。萬分危急。是該夷專欲攻撲大沽。急應厚集兵力。著西凌阿即將營城駐劄之吉林等馬隊。刻即統帶。前赴大沽救援後路。與僧格林沁合力夾擊。以分賊勢。軍情緊急萬分。不得以派援津城為辭。遷延不進。

致羅國憲。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危在旦夕。一擱。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僧格林沁等。妥籌辦理矣。夷人既占唐兒沽。恐其分股徑撲天津郡城。天津為京師門戶。豈可稍有疏失。寬惠等。於一切布置防守事宜。諒已妥為豫備。著即趕緊遴派明幹兵役。於唐兒沽赴津一帶地方。層層設探。並於濠牆內各處加意防守。如果夷勢狓猖。以大股悉力撲犯。寬惠等即可派委幹員。告以大皇帝已欽派大員前來與爾國議事。即日可到。以期稍緩其勢。總宜固守津郡。毋得稍涉大意。是為至要。

又

諭。連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英咈等夷。占踞北塘村莊。其大股分撲新河軍糧城。我軍接仗失利。本日據奏唐兒沽亦被占踞。大沽礮臺。萬分危急。現在夷氛猖獗。其或襲天津。或趨京師。均未可定。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著托明阿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撥馬隊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成凱。德勒克多爾濟。英桂。於太原綏遠歸化各城內。挑選駐防兵一千名。春佑。挑選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挑選陝西兵三千名。慶昀。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選馬隊一千名。共二千名。文謙。挑選直隸兵三千名。並文煜。將本年原調之山東兵三千名。恩麟。將本

年原調之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量於密雲調撥若干名。均須趕緊調派。一律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火藥鉛丸。各派大員管帶。即日啟程。馳抵通州。聽候瑞麟調遣。該將軍等務須勿涉張皇。致令民情驚擾。並不可稍涉延緩。貽誤事機。

又

諭。本日派大學士瑞麟。統帶京旗各官兵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啟程。前往通州。並尚書伊勒東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共馬步隊官兵九千名。所有應領餉項。已諭令戶部先撥銀十萬兩。交順天府支應。即著張祥河。董醇。於通州安設糧臺。照例支放。並派委廉幹大員。前往督辦。毋稍遲誤。

壬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八日。該夷數千。由新河直撲唐兒沽。鏖戰兩時之久。該夷鳧水。由葦塘抄入我隊之後。兵力不支。不得不退守後路。奴才等當將潰兵收集。歸入北岸各營。並飭查首先潰敗官兵。以憑懲辦。現在馬隊官兵。分布大沽濠外。臨河扼守。以防偷渡。並由南岸營內抽撥大小礮位。陳於河岸。惟東西二沽。係臨河村莊。曲彎不下十里。該夷避實就虛。亦屬防不勝防。奴才等現駐南岸營內。樂善在北岸營內。已將兩岸營壘礮位。擇要安設。以防該夷攻撲。各營官兵。分股防守。人

心稍定。若能遏止該夷渡河。各營尚可支持。儻被該夷占踞大沽。非但人馬糧草不能接濟。即聲氣亦不能通。二十八日收隊以後。至二十九日申刻。該夷並無動靜。二十八日之戰。該夷礮車百餘輛。夷人五六千名。實係眾寡不敵。然亦斃賊無數。我兵每發一礮。該夷成行倒斃。餘賊不顧屍身。仍向前進。收隊以後。是日晚間。據恒福給與暎咈二夷照會。尚未接准照覆。第該夷初到。已極兇悍。決意用兵。現已占踞數村。其志更驕。恐非言語所能理諭。自必仍向兩岸礮臺。狠命攻撲。奴才等惟有竭盡心力。設法嚴防。並飭派伊什旺布。蘇克津。管帶馬隊。劄軍糧城。以防該夷赴津

之路。謹將奴才恒福給暎咈二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再二十六日。新河接仗之時。該夷分股撲竄。經西凌阿派撥
之營城西岸馬隊接應。擒獲廣匪夷匪十餘名。一併解到
奴才等訊明分別辦理。

直隸總督恒福奏。竊思近日夷務情形。奴才節次會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恭摺馳奏在案。本月二十八日收隊以
後。該夷並未攻撲大沽。及兩岸礮臺。奴才揣料該夷。必定添
運火礮。多集夷兵。總欲占踞兩岸礮臺而後已。海口一失。
天津必不能保。
京城必致震動。是現在

京師之防。萬分喫緊。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質性樸誠。忠節自勵。二十八九兩日。恭默察該大臣心意。與大沽礮臺共相存沒。而該夷之意。似非由大沽海口進京。必難就範。竊思此事。上海既未能議撫。遷延日久。夷勢已張。既至大沽。斷難措手。與其大沽礮臺為該夷所踞。莫若先行撤防。以示

聖主寬大之意。查大沽營城馬步官兵。尚有萬餘名。若令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統帶。保衛

京城。根本既固。則設法議撫。亦可變通轉圜。竊非敢冒昧瀆

奏。實為天下安危所繫。不得不據實瀝陳。

諭內閣。著派文俊。恒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暎咈二國使臣。進京換約。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兩岸危急。當由六百里加緊發去硃諭一道。令該大臣總當以大局為重。計本日已可接奉矣。茲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占踞唐兒沽。並未出村撲擾。給與照會。亦尚未覆。並據恒福奏。密陳設法議撫之策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時夷人既未出村撲擾。或係尚畏該大臣威名。不敢遽肆衝突。或另有詭謀。欲占踞兩岸礮臺。均難豫定。不可不嚴為防範。如該夷由北塘搬運大礮。即飭西淩阿迎頭截擊。勿令遂其奸計。仍著恒福。一面再行給與照會。

告以大皇帝因爾等遠來。已特派文俊。恒祺。由京前來北塘。伴送爾等進京換約。以期永敦和好。該夷應允後。如肯由北塘行走。固屬妥協。若必欲由大沽行走。即可由我更換小船。令該夷乘坐。由大沽行走。知照文俊等。與之接晤後。一同進京換約。並須與之約定。以後彼此不准再行用武。大沽之防。仍不可撤。如該夷萬難理諭。仍以全力向兩岸礮臺攻撲。我軍抵禦不甚得手。僧格林沁務須遵奉硃諭。酌派大員防守礮臺。該大臣即抽帶兵勇。迅保津郡。以固京師門戶。諒僧格林沁必能仰體朕心。權宜辦理也。昨因軍情緊急。諭令瑞麟。於備調京兵一萬名內。先撥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統帶前赴通州。伊勒東阿所帶京

兵四千名。仍駐劄河西務。歸瑞麟調遣。並諭令托明阿調西安
馬隊一千五百名。成凱等調太原綏遠歸化各駐防兵一千名。
春佑調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調陝西兵三千名。慶昀調馬隊
二千名。文謙調直隸兵三千名。文煜調山東兵三千名。恩麟調
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調密雲兵若干名。均派大員統帶。
尅日啟程赴通。至大沽礮臺後路。如屬空虛。著恒福於附近該
處之直隸各營官兵。並上年所團天津所屬之靜海等縣練勇。
酌量調赴。以作大沽後路。庶分賊勢。毋致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二十八日卯刻。與夷人接仗後。至二十

九日申刻。夷人仍踞唐兒沽。並未出村尋釁。該大臣等。將應設礮位等。妥為布置。人心較定。並由恆福給與咦咈照會。告以大

皇帝業已派有大臣在京。等候該使臣等商辦。尚未接有該夷照覆等語。現已將文俊。恆祺。前往北塘。伴送該使臣進京換約之處。明降諭旨。該大臣等。現在無論行抵何處。著即兼程前進。倘該夷索看旨意。可即將本日明發諭旨給與閱看。接見以後。是何情形。著即詳細馳奏。

又

諭。前經明降諭旨。派桑春榮。為督辦順天直隸團練大臣。現在京畿東南一帶。亟應興辦。從前粵匪竄擾天津。近京地方。如武清

等州縣。均各辦有成效。備見民情好義。足以助兵力之不逮。所有各處團練。成規具在。自不難迅速舉行著張祥河。董醇。會同桑春榮。即飭近畿東南兩路各廳州縣。趕緊先行辦理。應如何團結訓練。以杜奸細之穴　以作同仇之志氣。務須悉心斟酌。俾臻妥善。其從前武清等處辦理章程。有可採擇之處。著與現議各章程。參酌互用。亟須於數日之內。一律舉行。不得稍涉延緩。至京畿西北兩路。及直隸門省。俟東南各州縣。辦有頭緒後。再行次第籌辦。

給暎咭唎佛蘭哂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本月二十八日。經本督部堂將欽奉

諭旨已經

欽派大臣在京等候貴大臣進京商辦等情知照在案旋據差官

回稱貴營豎立白旗有暫止干戈之意足見貴大臣不失

和好欣慰良深查八年所議條約雖非本督部堂與貴大

臣會議但既仰蒙

大皇帝欽派大臣在京等候貴大臣到京後即可定議惟兩國既

敦和好自宜永息干戈本督部堂一俟接到大臣照覆後

即行派員前來聽候擇定日期以便本督部堂與貴大臣

相見面商一切可也須至照會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